

路 史

冊五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

宋盧陵喬可傳校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佐古作字

夏后氏

帝禹

齊鑄

佐墨

志

佐命

古書

命雲

臺

夏后氏

夏鐘

籀文

金夏

金文

夏篆

夏書

夏盡

之姒姓名禹

按禹廟

謚

議云

或曰禹桀

皆易名

周人

革民

視聽

故以

於玉兔

上君父

名無嫌

猶朕尊卑

得共稱

之大禹

之名飛

在金烏

前懸

禹濬矣

王一曰伯禹

按禹

老云

禹之功

至水

平而後

大故

於禹成厥

功

於臣子呼

告于夏

王一曰伯禹

按禹

老云

禹之功

至克

夏而後

成故

於湯

是爲文命

孟子曰放

其後

則

果謚

乎抑

字號

也

見之孟

子則

重華

文命

爲舜禹

說

非

詳

辨

其先

出於高陽

高陽

生駱明

駱明

生白馬

生

海內

朝

是爲

伯

縣

傳記

縣爲高陽

玄孫

故世族

譏之按漢律志及帝系三統

本等以爲高陽生縣失其世矣

統字

是爲

禹禪

按謚

成功

受

禹禪

曰禹

孔安國

追

其行

而因

其名

后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氏

皆

以

名

后

熙汶山廣柔人也

見子雲蜀記今之茂州後周汶山縣漢廣柔也故縣城在其西

郡姱直敗數帝

使治水稱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

墨帝之德庸既乃荆之元子廢

之郊此親而不善者楚辭云鯀婞直以亡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哉左氏之言後世流傳之過逮帝

禪舜熙怒于帝曰得天之道者帝得地之道者三公胡爲失論意欲

自以爲公彷徨于野以患帝乃遏之羽山

書殛于羽山殛者致之死地而不返云余經云縣籍

息壤以望鴻水帝怒命祝融煞之羽郊故天問云永遏羽山歐文忠

云縣殛羽山懃而艱騷經云終歿乎羽之野漢志羽山在其縣南

今海之羽山縣獨居山也元和志縣西北百二十寰宇九百步外有淵水

南百十高四里周公里蓬萊南十五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

柳常清牛羊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

三年而死是爲羽淵之神經云

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禪渚卽縣化之所河南密亦有

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爲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龍或云

玄魚云能鑿有說別見寔爲憂郊三代舉之見晉語按縣以殛死墓

副之以吳刀是用出啓寓苦也

初縣納有莘氏曰志之子謂之女

記傳佐有莘女嫁故是爲脩己一作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

云秦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乃今茂之汶川縣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者世紀佐石坳錐書云有莘人冢出山

直費帝于出今心千鍾伯古事也敬以要上曰如推七野來日以彷推原大患復原上要也

蓋石夷隨巢子謂禹生岷石皆指此也春秋云女嬉於砥山得薏苡

博大口足文履已董繁露  
云足昕疾行先左隨以右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司馬索隱云聲與  
身爲律度則權衡

亦自身以異行權而云昇稱以出非也蓋稱量而出之用權之道如

此亹亹穆穆

綱爲紀家語支子云每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禮大戴師於大

成摯作覽作贊執暨墨如一作子高桓成學於西王惺

西王猶也新序

通義曰國寔懋聖德夢自渝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世拜治水土

爵司空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進詣王庭拜治水土傳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按舜攝時齡殼既死而禹用攝時蓋

年十四後代守中多矣傳云大司空按書中候云伯禹在建武詔契爲司徒禹爲司空皆無大名乃握括命庶師舉薦之帝堯

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啓首遜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亦乃天以命之故不復試司空周之冬卿行

遜若真者此汝真其人

暨暨虞余度

人徒以傅土傳敷布之謂言略分布之

定州土之形然後施工天

問云降省下土四方卽苟作溥卽云敷治非也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輕尺璧而憐寸

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纏長風沐甚兩攝從三子稷契履四時

乘四載四載多說書注皆以舟車獨充獨戶子塗以楣險以檣山標沙軌宜是有說別見行山表木斬

高喬下

管刑勢云禹斬高定高山大川

廣谷

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

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

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秩失之疏停道滯鍾

必小減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也

禹功記云禹治水其功暨成今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後年

水豐物身畜茲以爲人先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雔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重兗之

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

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

見發揮舊說自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

呂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

下而治上非是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

之曰洪水禹通之爲孟門水戶子云

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爲二寶宇記呂梁在離石

北以東可三百餘里

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山在馮翊則龍門之

南岐山在扶風

夏陽則在其西差遠水溢孟門時皆墊溺故始於壺口乃治梁山方

修

及岐所謂既載壺口猶倣載也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叢孟津梳三門以奠西河

既

大原至蘇軾以爲河患上及之水經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以

門以

今在陝一曰閼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柱觸於流者在南河水峻害舟

舟

十九灘勢三陦所言龍門下駛如竹箭者鴻嘉中楊焉言底柱淤

淤

遠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

有

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

有

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

有

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

有

河九勢皆於子入海圖後附疏準曰  
水世神之遂九以以堙戰營制湍流廣  
邑向能性水礙水以遷順可無以達其  
禹有以事宗曰患弗弭歷代私害公  
如復何避徙水也常事治后此生患之  
城所如其治有治制禹之制

二華斯二渠史云斯留二渠而北載之高地二渠謂濟漯漯川出貝  
瀆亦非漯川王莽所塞書無二渠之說故林之說非  
太史公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無載之高地事過洚水至大陸  
散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九河始元城今大名縣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  
洛瀍澗衆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  
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  
道今猶未暇積石也自壺口至積石三十里水無甚害始壺口者以  
禹穿石見下石冀州旣乂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雖高於  
曹說豫豫高於青徐雖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揚下於荆荆下於梁梁荆  
之水東自楊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  
南沉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滄沛漯決汝漢  
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南河汴也道元云大禹塞滄澤  
從下邳入泗至淮陰入淮書云東會于泗沂入于海孟子言排淮  
泗注之江非也故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汎流至高郵乃沂至于江餅  
道宛然但江淮已深無復能至高郵所謂故道者果邪傳云雖豫洪  
流入蘇青徐而於是繇荆而北次于豫繇豫而西次于梁繇梁而北次

于雖以奠江河之上流

謂道積石此治九州餘浸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豫居九州之中與兗徐

接境河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順五行而爲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兗青徐木生火

之梁雖所謂彝倫攸敘蓋本於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水所始之

言洪紫微愛之非也冀繇

櫛泉繫以汎諸術濬畎澮以距諸川汨九

川以距諸海九州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

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植九

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防謂陂障也澤如露夏旣澤大野旣渚之類川如恆衛旣從灘淄其

道之類山如蒙羽其乂蔡蒙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行或鎮之使止順其自然

暨伊益奏庶

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奏庶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

乂上鮮食肉食鳥獸也下鮮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

同之水功方輿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已黍稷之類水

時施功尤難得以播之化居者懋遷阜通貨賄之謂有則懋使之遷

以濟無無則懋使之遷以從有故土農不斷削而械用足工商不耕

以稼而穀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之所以爲貨可積始禹之治水

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沈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

書中候云伯禹曰臣觀於

河伯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鑿入淵伯禹拜辭注卽括地象也鑿去也今孟津淘河乃北見六子獲玉

匱之書以從事所謂鳴天下經詳予福地記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

江山棲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水

無支祈事詳岳瀆經集仙錄晉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有支祈說別見

怪

乘龍降之乃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順欲成功帝何刑天問云鴟龜曳衡縣何聽焉

烏水蟲曳衡而食之柳子爰有鴟龜肆喙之語洪注不能正有應龍說別見

聞宛委黃帝書乃吉濟卦白

馬三月庚子登覆黼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仙靈符會稽紀會稽宛委曰石賓昔禹治水功

未就發石賓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聖賢處所記與越春秋皆記之太霄琅書及四極明科云夏禹於陽

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後爲紫庭真人陽命洞會稽也餘詳福地記

於是復岳下龍

門受玉簡以揆地拾遺記禹鑿龍門至空巖得伏羲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游龍門八神採玉簡授

之長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圭碧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以自照洞達幽明按張衡傳卽洞視玉版也

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張揖云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禮云夏禹王名山川也

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炁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

楊升庵曰既生于天乎地而不紀山川風俗不禹貢紀山風俗

田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材由乎下之化也

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令齋三日受來禹乃齋三日召登宛委得金簡通治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之爲山海經王充別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山海經不造仲舒觀重常之烏子政識二負之尸以見經也東造絕迹西

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寒谷而襄襄乎昆侖察六扈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禹功記云道河之際沈祕景符以鎮五方禹玉匱事當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見紀聞

及攢濡不給扢冠罣而弗顧履稅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轍重以爲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此時燒不暇攢濡不給扢死陵者葬於陵死澤者葬於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韓子云身執耒耜充云禹決江河不躬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御覽作九滌鍤秉鑽異矣躬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集韻作鳩柔非也居外

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東至博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濮續楠之或丹栗沸水之際南接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強之里積

禹治水所皆此封記曰  
使玄龜升記有泥鑿處拾遺記曰

水積石之山未嘗暇息勤考之勲憂其黔首身解隣之河卽陽糸經所言縱極外

之淵也括地圖音河水又出於陽糸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然外爾雅云秦有陽糸在今扶風汧縣之西周書周禮以爲冀州妄

鑿三十虹轡十七湛疏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諸子並管開峽口璞江陝

賦云巴東之陝夏禹所鑿故杜闢伊闢鑿轡轡破碣石伊闢卽今龍門在伊陽縣

甫云旱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闢伊闢鑿轡轡破碣石

是爲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決梁山所謂龍門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鐫迹遺功尙存又云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出孟門山與龍

門對卽龍門之上口黃河之巨厄此經禹鑿廣岸深崖穆王西出孟門九州之澄者河出兩山之門最湍悍故鑿之今韓城有禹廟寰宇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縣是禹巡遶至遠山卽此龍門山有禹廟魏孝文

門關極險魏大統七置成司馬彪云呂梁卽龍門又鄉寧西北五嶺臨谷西南俯河龍門之上口號倚梯中有禹廟魏孝文

至立碑黃囊經云南北相去萬里五湖四海凡

疊石城據嶺臨谷西南俯河龍門之上口號倚梯中有禹廟魏孝文

慈之文城西南三朝龍門故

下急深七步東流懸注七十餘尺魚鼈所不能游號石槽空如槽闊五十

所有石槽祠禹之伐山封彷以載厥功青泥封記禹治水所穿鑿處皆以

禹至鍾南山經諸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文載厥功

里數皆禹明書也不但刻廟五岳諸名山亦皆有之亦見雲笈二十九

六而矩數行矣周脾經商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者也

山海之始經黃又帝遊幸天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靈期衡山時堠起軒轅○徐記云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其文云承帝曰嗟翌輔佐卿洲渚典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青流沈之下地下而上疏故鑿九河於緝卅道五水於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而得以縱逸濟口碑云姬氏之所常蹙崇懸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上疏惡也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損自索察秦漢河決曹衛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派爲民室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村下埽及澶後十四里孫洙作記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入海乃故瓠子地土詔築堤石皆九河故道所致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剗形瘵以趣事手不爪胼亡肤儀色黴偏鱗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勞而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行年三十取於塗山氏攝舜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莫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焉禹曰白者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塗人歌曰綏綏白狐也九尾九尾龐云焉得彼螽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世紀云塗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間野塗山之鍾離七十里五塗山也卽平河之當塗縣壽春東北太康地記云古當塗國也漢當塗縣山西南台桑地也隨江爲塗山縣應劭等以爲會諸侯處非也乃穆王會諸侯所又巴渝禹廟塗君祠常璩仲離等言禹會在此尤疎脫曰

神禋遷塞  
昏從南瀆  
衍亨永制  
其寧竇舞  
食備萬國  
按古今人  
物考云辛  
日娶至甲  
方四日卽  
行治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日

娶

至

甲

四

日

卽

行

治

水

卽

江水漏中州乾率然語也三江九人阻饑而儻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幣  
賣之羨餘胥給以均諸矣高道穆表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  
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貝按夏貨乃有二金一金字作舌二川  
義雲章夏作盒而僕集古夏正與此弊同又有二金一金輕貨二金  
重也

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勝勝格肱勝其  
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乃復爲九爾

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

此以襄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

沃之土五粟爲長五臭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衰此以襄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

方從時王方所掌職方從時王

法劉氏以大司徒十二土爲十二州之土如職方之

大司徒因土古如十二壤每土有十二之別若草人醉剛之九土而

益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

上土廣烏黃壤赤埴中土黑墳白壤墳壚下土青驪塗

泥品居庶彙而正九賦隨食志云禹制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土色

徐雍充揚梁爲次然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錯出冀豫荆青

雍充皆六而無九此井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

乃復定其九貢流之漆絲

織文青之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

羽畎夏翟泗濱浮磬繹陽孤桐淮夷之玄纁縞班珠及魚三出於夷

三物古訓纖物爲細亦非揚荆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關筱蕩島

夷卉服織貝橘櫞錫貢卉今之黃草貝今之吉貝化亦弗知誠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

東老人刻惟一豫之漆桌絲紵織纊磬錯梁之熊羆狐狹璆鐵銀鏗磬  
離之球琳琅干 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珠大貝西海骨幹脇

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

與魚革勝皆以飾小車纏兵室羽葆者旄牛尾樂舞用非甚切故罷不著出境如凝膏浮水上擊闇如鯀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闇似渝冠渝出楊州注射禮以似驢妄大都鯉魚魚刃河蛻江蟬五湖  
貢爲射器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妄大都鯉魚魚刃河蛻江蟬五湖

元唐鉅野之芟鉅定之贏治中膽諸孟諸九江大龜隆谷亥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俟其工之需上農抜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

**任土作貢** 貢者夏土作貢不賦云之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時價市之所出不以所無若所難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也龍

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後乃知其有不善爾。世畿不貢穀米兵

車是之取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輶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米爾重而遠輕凡五里爲甸服甸也總當是薪芻成東者經是所刈至卽納之憂服橐蒙之屬如云寢

以衣其入穀而入州地遠穀重致故先王顛制爲之貢此輕仁政也是貢者

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寡爲賦之常非九等賦之外有貢也

所輸物惟甸外率五百而爲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男諸侯隸焉

夫采在六百里內男以小國七百里內侯大國在外懼大陵小故在千里內不言綏服之

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  
五百內使奮武以衛武衛如今邊揆地

略右軍武藝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爲之紀  
夷蠻

流三百里在荒服夷性近人蠻遠人也古者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川長短與畿內侯甸定遠夷蔡在要處以逐蠻

論異矣流共工蔡二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爲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

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澳咸宅四海

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萬八千二十四頃定賦九百一十萬八千  
二十四頃不懲者千五百萬有二千頃  
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旣退

而民作多故作十有三載而後同

十三載止爲冀兗二州舊說天下  
共十三載或止以爲兌州馬融康

成穎達更以爲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繆也按洪範縣  
殛死禹乃興縣喪三年禹乃娶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  
而禪舜是十二年八州平十三年而兌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穎達因  
之誤矣高唐隆云治決水前後二十二載以縣之至禹言之也然水

未平豈得行巡狩哉八年之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乃命堅垓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

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一師州

有牧牧稟命于上京

州十二師百二十長按十二師丑長本似非此  
然冒說來及酌之亦或可行孔氏謂州十二師

爲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庸哉此不過所謂承以大

夫師長者商周之連帥卒正也薛氏以爲兵制或然

于五千兵民之法皆自比始

于八月按比是也伏生以入聲讀爾外迫四海咸建五長小比

大卑承尊故人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之所用者蓋

七千矣

綏服內三千里九州舊說州十二師爲六百國十二州爲七  
千里者四十九八州各得千里者六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

十六百國圻內以子男備數爲萬國之說康成謂夏縣內四百國然

在王制又以縣內九十三國爲夏制俱繆百國一師不出典記益難

信且禹之功在於平水土不至於拓疆境豈有一土地三倍於二帝

而傳無聞者無信可也淮南子云定千七百七十三國之說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  
國亦妄蓋因商家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之說

千二十三百

男耕女織不奪其時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

之民而度之羣生故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亡災燁神亡  
間行時亡逆數民亡濫心物亡害生率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遠通

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南越衡山咸暨聲

教汔于四海盡而入之者漸加而覆之者被暨言及之遠汔言至之

而已治水定力堯舜世事著

見禹所以得天下而謂之夏書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

職繇此始

是玄者水之德圭者君之瑞嘗意治水之時從禹于外堯以

所假當以歸之君而告其成

錫如納錫錫帝之錫亦非禹錫也

而記皆以爲天錫若堯錫之

是錫如納錫錫帝之錫亦非禹錫也

櫟是爲有夏曰夏伯

密今密之高密禹之初封故世本云鯀生高密

穎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

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卽此地志云陽翟

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聞不居陽翟寰宇記鄧州引漢

志穎川南陽本夏禹國周爲申國按志穎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苑

今南陽爲申錯陽翟言之兩誤王充云堯以唐侯嗣位舜以虞地得

達禹繇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地爲唐侯嗣位舜以虞地得

按洪範五行于命賓之書其見象馬之圖列于天也爲于地也爲于四方行于五德稟于四時也爲人也爲五常播于律呂爲五音言于文章爲五色易曰五位安

云封在虹虹今宿丘縣輿地志云堯封夏禹爲伯邑于此卽位徙都陽於翟漢爲夏丘縣北齊爲夏丘郡世記又以高密爲禹字益繆初縣以崇伯事帝連山易云縣封於崇故國語言崇伯今在鄂東熙寧五年議廟事王安石以爲禹非因縣受封故楊雄云禹以舜作土謂前代固有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鰲治水或有封不可知安石曰據書傳封於有夏曰有姒者禹也無妄矣豫於縣帝爲洚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之者四岳稱鰲帝曰方命

範九疇彝倫攸斂謂三縣障謂三兩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  
城界來而澶之臨河西十五縣堤自黎陽界入堯命縣治水築之以  
障故無功又澶濱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堤過飛狐界古長城卽堯  
遭洪水命縣築之者經云洪水滔天縣竊帝之息壤以閩洪水帝令  
祝融殺之羽淵淮南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壤也有息壤說見餘論  
逮帝授歷縣則殛死禹乃嗣興從而道之百川順流天乃錫以洪範

曰五物翳其既有運五五曷該

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致者古人必重而歸之天洪範概發明彝倫敘非繇數起

帝崩舜爲天子命爲司徒代

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百揆授雖未禪而意已見蘇軾以爲司空

異名蓋以左氏使主后土揆百事與四岳薦語誤之不知熙帝載

十載岳薦之語殆今如制首敘功勸爾或以

司空之事而周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爲司空在舜攝初至是已六

爲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無是

券劇三時帝年九十受命以位

堯將用舜以試之娶二女矣又歷試諸

難舜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

三十有二載帝以教期

也効曰汝惟弗倦總朕師遜于伯益臯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

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授舜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率百工如帝之朔

如虞帝禋宗巡狩之類皆行之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

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

握矩紀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柬

車徒三載有苗弗共奉辭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贊于禹乃班師而

苗格詳虞紀及帝鴻紀禹治水汔四海各迪有功苗獨頑不肯卽

班師於此見禹於兵弛張之道一月已久何八月而師還哉隨巢子

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於玄宮有神大面烏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

而人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天益雨血三朝龍生于廣

路史後紀十二

皆異於是四海之內咸戴帝舜禹駢三聖乃興九招命臯陶爲夏龠說也

足鼓龍箇鼈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使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內

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九成六佾六英九成九韶之功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故孔融傳言禹興九韶之

也堂內則傳云在干戈旣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舞也內則傳云在干戈旣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舞也

樂駢三聖相繼故名大夏大司謂德能大中國非也

十有五載帝將陶真冷禹曰戒之哉形

莫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欵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冷曉也言用此真教命大禹也夫

矜如此恐其帝崩禹卽真服三年朝夕旒位形枯槁蓋因孟氏之妾又

王以金成都陽城寰宇記世本禹都陽城引地梁之南今陳留俊儀

均於此皆非夫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故說者又謂禹避商都

匹夫之遜避哉此孟氏之區

太原卽漢志自世紀云禹自安邑後徙晉

陽通典并州太原禹所都注云禹都或爲今太原或安邑居安邑今或

世紀云或

陝之夏縣魏太和元析安邑置以禹都名北十五有夏宮夏故城夏

禹臺十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靜與洛下書云安邑禹舊官有石殿

氏陰戶丹庭紫房俗名驪姬故房臺亦縣西北十五有夏宮夏故城夏

祠縣東南五十中條山有望川夏后避夏離宮之所置元和志今

北有北安邑漢晉屬河東又有南安邑注太和十一置元和志今

安邑地太和十一別置十八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爲正色

年爲夏縣太和十一別置十八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爲正色

尚黑樂稽躍嘉及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

始其色黑以寅爲朔商以十一月周以十二月所謂三統淮南

云服尚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黝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雒驪馬

青非尚施之宗廟孔云夏四鍼殷六瑚山罍揭豆殘斝四鍼以

黑施之宗廟孔云夏四鍼殷六瑚山罍揭豆殘斝四鍼以

生虞氏尚陶泰尊以瓦則山罍亦瓦矣玄堂世室九階三階厥用亡

文無用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墨子曰古之

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各二賈馬

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各二賈馬

夏等以一尺爲九等數非也佑云禹卑宮九尺商三尺衣裳細布牟追玄冕

追夏記毋

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棺前高廣後卑銳商章甫卽車追今之委寸  
緇縱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高二寸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  
白旒獨斷云明帝采尚書臯陶及周禮以定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綏  
玉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暉夏收故夏收而祭毛詩許字綏  
從羽三王共皮弁素積爲弁不易也白虎通云收而達故前思大者  
在後時物亦前忽也然堯黃收夏后因之爾雅云收言收斂髮純黑  
前小後大商因曰暉  
而微白前大後小袞龍而山敦  
則祭以其闔明日而復祚復祚繹祭蓋貴爵而尚齒七十者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卒食燕衣玄  
裳襲堯爵行堯道修五等以賞諸侯舜之禪集五瑞禹政繇舊列爵  
衣  
王制謂商因夏三等無子男公羊謂  
秦變周從商合伯男皆曰子妾也  
而追禘黃帝而封丹朱唐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天子弗臣謂不  
之義固定故云作賓者異於諸以臣禮責君臣  
矣而議者或異亦闔於大義哉臣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公此在  
云十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  
不然者唐虞清要三代不變其餘稱事爲之爾三妃九嬪以爲  
**內治**春秋說天子娶十三歲而攷續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  
佑春秋時制

子南先賞而後罰故能敬德而稽天若召誥言而順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充云禹弓失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共己無爲而天下治繕賞不罰而民不負言慎子云有虞氏不賞而不罰商罰而周賞且罰亡廢功亡蔽財自眡勦如淮南術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寧之不求苟不大望於民是故寡怨於民民未厭其親通乎已之不足而不與

禹治天下朝廷 剖精神明耳目

詩含神霧云夏禹之興黑  
風後皆黃帝臣禹伯  
玄經亦有禹風

民鍾顓俊尊帝以

子南

勞身以治天下迪知恂于九德之行故民承寬厚而

亡懷薄立三年而百姓以仁遂焉

繼戴

廿七

劉紀愚和以外  
焦思居外勞身  
十三年過外  
家門不敢過  
入身執未敢過  
垂以爲民  
先股無肢  
胫無毛手

路

史

後紀十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刑於王何痛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

民以堯舜爲心朕爲民辟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之

吳越春秋云於蒼梧而見縛計

人陳蕃傳云禹巡蒼梧見市繁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故其興也勃然注見說苑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輔臣曰孟和於人刑獄優游不斷以爲夏禹泣辜竊効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哭之今

犯罪之人情理難恕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立諫幡陣建鼓

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上管

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辭訟何微傳云禹致敢諫之幡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謹一日壽終無殃也

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投一饋而七起一沐而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諸侯

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亡以予爲驕乎諸大夫

能亡以予爲汰乎且昏其驕若汰而不子穀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

之殘也是以天下大治諸侯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爲之也故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

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朝則問於諸侯云云朔日士見則問於士云云敬者禮之本

禮者忠信之薄老氏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未隱故未施信而民信之夏后時道隱而未喪故未施敬而民敬之此哀公所以問新而

書作民  
信之誤

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鈐天行施敬授人時人

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夏罟不趣淵以宛生長  
而專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  
乃畚禠營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見其於司里速畦墻之就而執  
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時而萬財成  
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是矣曆象堯舜之法三代以來  
未成於堯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復錄大聚云禹之禁春三月山  
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云云禮云夏不田以生長之時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觸其夏名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謂土少則民失業土  
多則內亡守於是有所不稱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曰  
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  
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  
生盡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煞胎不夭奧不隱時十年而王道固  
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壘數楚沛澤以立三幣而

世傳禹病  
枯至偏坐  
稱禹步

珍倣宋版印

操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菹丘立駢守以爲民饒以人御人逃戈刃而  
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而民心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於朝史  
箴于位官獻使勿兜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耆艾脩之以聞其缺  
而斟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子舜禹繼  
軌而天下璞桀  
承之而下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神勞五岳形瘦九州  
而不以爲苦攝位行政攷之於天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  
于神故孔子曰禹吾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  
冕卑宮室而垂意溝洫禹吾亡間然矣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積德  
攷之于天下數十年然後在位越在先時闕伯火正寔事唐虞及是更以相土居之  
商虛入爲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民以食于味襄云相土就命任奚  
契封商妾  
爲車正文子堯以下以奚仲爲工師淮南子堯治天下以后稷爲大匠任奚爲工  
以時五財皆良乃剏鉤車記云鉤車夏后氏之路作勾轍同今戎車也  
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元良也儒者因謂  
曲輿傳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故通典云夏末代制輦人所輦晉志  
商曰胡奴周曰輜車司馬法夏后余車二十人輦商胡奴十八人周志



也致戈鑿曰夷李卓  
事則爰父死齊吾  
之殯及子不說而言

上蔣席衽頗緣觴酌有采籩豆有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二十有三  
國韓子云禹作食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袒蔣席頗緣觴酌有采尊俎有飾康成云赤多黑少爲髹韋云刷漆爲髹墨子云禹

造粉繆也唐虞爲喪法曰死于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已  
有粉米矣

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子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朝死而暮葬所以順時偶變見形施宜也祝餘鬻以生事親祝徹鬻筋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

盛飯九具作葷茭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葷茭言氣所交也商人水德以螺首謹閉塞也周木德以桃爲梗風俗通傳

以崔葷有叢呂春秋言湯祓伊尹而牆置翫綢練設旒立凶門用明器有金革則殯而致事而人於死者益以致父孔子問曰設表門乎公

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起自未代宜罷故禮論云改葬立凶門不蔡謨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是惟喪事用之故韋宏與蔡謨牋問父在母喪及與父別止立凶門不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卑私之喪皆別凶門范堅荅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重於庭以席覆於此後世於門外表喪絲是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哥九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六府三事所謂九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皆可歌也謂之九韶之舞瞽師掌九德之歌以娛大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以鐘鼓奏九夏卽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瞽師掌九德之歌以之歌以之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

之謂也。君九韶以王夏爲首，豈偶然設五器于庭？一作而詔于鑑曰：有以

道憲我者聲鼓以義告我者鳴鍾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者揮韜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寶用至於追蠡鬱子禹治天下以

鼓聲鐸而置韜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筭鑑云云選策作棧鍾於會秀才文注者此也淮南汎論注五聲宮商之屬妄矣

作棧鍾於會

稽以定奏王澄云夏商之政九州貢金以定奏晉世剡縣民於田得

鐘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案小爾雅鍾之小者棧音蓋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鼎之爲物左氏嘗言之人得藉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

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不若魑魅罔闇莫能逢之

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汲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鑿自拂不

壞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居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剡賓旁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泉流莫測石嵌禹迹帝女儀翟醞醕入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遷錄以爲禹迹

路史後紀十二十五 中華書局聚

稷麥以爲酒澧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頰而歎後世必有以

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戰國策云魯君語梁王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甘之疎儀狄絕旨酒或云初作酒

非虞酒養老而岐雷有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而神農爲醴酪其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菖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於是舉咎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

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

文王之使禹占得臯陶繇比於此見六韜編云禹瑞圖云飛堯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

立一十有

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榮九陽奇怪之所際莫不內拱八風循

通而百穀用成木榮冬敷天雨稻蠶蕘應

禹瑞圖云飛堯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

其德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駒駒蹄見

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駒駒蹄見

禹瑞圖云飛堯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

隨巢子禹方興時

靈龜穴庭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孔演圖云天德至淵泉洛出龜書

方澤出馬

虛門靈龜穴庭玄龍銜雲注靈龜也

見六韜

也

天下也而不與焉

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

按禹丙子元歲春正月封有功于塗山見侯爵有德東巡會諸侯

字四於是大宣教化

夏之制

云省方宣教化

虞五載一巡狩

夏后因之

禹立四十五年宜贊

見侯期

十年紀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贊

耆老納詩  
云審銓衡執  
玉帛者萬國乃大會  
道計治國之

乘蹠度弱東至鐘山

上帝祠免北海溺水之難故方朔十洲記云禹治洪畢

# 歸元勳祠上帝

河圖云禹治水功大天帝以贊文大字賜禹佩

立五岳名山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鑿龍門開九江

道學傳云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縉封以金英涵檢以元都卽

遇巨石則施之一鳴其術石立銷金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鑿洞天

原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鑿龍門開九江

盡立五岳名山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鑿龍門開九江

形撰靈寶文安吉濤保遂致羣神于鍾山卽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

安吉濤保遂致羣神于鍾山卽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

以藏南浮之洞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

安吉濤保遂致羣神于鍾山卽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

晉灼言會稽茅山是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

更名曰會稽卽苗山矣今會稽有禹村禹虛然九江當塗界當塗故

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宋之間云朝玉泉以觀其用執

兮何地聲存而處亡杜預以爲會在壽春之塗妄矣

玉帛且萬數執玉諸侯帛者小國之君禹之初進而受命者七千國

左云萬國者號數爾齊王鐸云大禹之時諸侯萬國非

安石云不過東方諸侯有天下皆會非也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驁攻曹魏

而萬國定舜之初正四罪末年分三苗禹初治水誅相繇至是數十

以立後世之紀後代聖王不可不知也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侯人兮

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爲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

珍倣宋版印

化之基也。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若象箭，南籥是也。豈得謂之風？有樂有舞，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未至於舞，大夏知不持誦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太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的德爲二南之首，寶取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郢以漢南置南郡，周書云：南國名是也。非南方。

水經地記等誠有茲事矣說詳餘論中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立典

則以貽子孫見越絕書異救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言焚戈甲而夷乃狩大越云云所謂關石和鈞者

蓋九江浙江今所在古迹如杭之餘杭卽秦立縣杭之

音此蓋乘海合船皆在是章並不以爲州官人藏  
杭作刀劍刀劍錄云高密在位二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劍  
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年八宿此記山水日月  
山之會禹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望九山尋崩因葬之只  
而邑之塗

會稽山詳子福地說天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補注云拆副而產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今段成式言從分竟地用

本草子不  
聚印書曰

此語綏衾望周葛以繡之其坎深不邸水上不通臭收壤爲墳廣終畝

# 木不改列金不易畝若

龍焉

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

大率如周曰禹埋洪水親操囊粗而九雜天於大禹之致孝鬼神美黻見故莊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裘褐爲衣履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爲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謂墨

年百有六實祀于社

惟南子禹勞天下而死爲社漢興立官復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亦謂白帝

王符五德云少吳其後白帝

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后趨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訓而

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縣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

矣

趨世本世紀廣雍列女傳皆作嬌帝係作文嬌屬本紀云禹母坼

矣

禹生禹後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

寰宇記

塗山在渝州巴縣東南八里泯江南

后趨死葬陽城三門禹

岸華陽國志以娶塗山爲江州塗山皆非

廟神儀侍衛極嚴肅後殿爲一胡人塗冠夷服侍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俗有此

別種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堯鍪俗呼突厥因號之

先狼種也故施金狼頭於纛衛上曰附離夏言狼也歷魏晉十代而

屬蠕蠕是爲阿史那德那最爲長字文末滅蠕蠕百餘年暨處羅蘇

堯戈子來又別爲功嗣黃帝如一高祖而千其以代此無懷至堯後亦

逆或皆自取以傳古特德而舜皆

臨魁至榆罔七帝承

襲犧農而王然則少

吳祀後亦

至堯

而禹

路

史

後紀十二

十七 中華書局聚

有子擇賢而授不私其親上古以來二人而已故可而繼穢農上紹黃帝

尼先始歸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爲史氏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以爲史封之長子見劉向別錄昭王南征辛繇靡

周賜辛弁

爲御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氏計氏司空氏宇文氏周賜辛弁普屯氏魏賜辛威隨皆復崇後滅于周文王虎尖危有崇危帝崩而啓立

贊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修前緒載惜分陰斬高喬下纏風沐雨身解揚口爲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惡衣奏黻艱鮮手足胼胝握髮投饋爲綱爲紀河洛興思明德遠矣

### 夏后紀

#### 路史後紀卷第十二

陳明卿曰子嘗子之亦只看得授字不惟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必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於義則爭是故君天下爲甚易而授天下

一國且亂  
况天下乎

爲甚難。丹處商均不足以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之時無舜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是聖人之意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其私而傳子知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以天下授益而盡以啓人爲吏禹崩啓連黨而攻益取之。此鹿毛壽等爲蘇代設辭以喻子噲使異之子之者韓子外傳亦有此潘口說故子車曰禹崩益避啓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矣。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於人者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無以尙於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符子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乃從去之而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禹死矣見發揮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授終舜授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也。禹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王充問孔云書言無

禹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此帝舜勑禹無與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刺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是則舜逆禹之將傳子故諗之而禹之卒傳子也有是哉毋若丹朱乃禹之始堯爲世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爲世使民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時誰而人始夭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爲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余禹初嘗以天下畀于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於異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也方帝之授禹也柏成子臯撻語禹曰堯舜之治天下舉天下傳它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自此衰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其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

張天如曰  
在子車不  
得不辨非  
以利辨士  
也亦不得  
子車辨亦  
不得與大  
禹非以利大

然也子可傳而傳不失於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私聖人者知可不可傳而已又何計夫私若公哉後有天下未之思矣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爲有後且人心天命旣已俱去而且展轉惴息而不肯瞑苟不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可謂大異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天予賢則予賢天予子則予子吾固因天而已予賢予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殆爲辨士設也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宋盧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

見紀年連  
山作余

一曰建

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  
啓筮御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

作夏后開避漢諱  
也故云啓之字開

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

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

列女傳云及長化以故啓

知王事達君臣義

越書

絕持禹之功

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

禹崩啓繼世有天

下戶氏不恭

今鄆縣姚察訓纂云戶扈姓乃高陽氏之後也

一信相失度威侮五行怠

弃三正帝乃遷廟

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

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

必有尊也廟無虛  
故無遷主則主命

主與有戶大戰甘澤乃召六卿而誓

鄭謂三王同有六卿故大

傳夏書注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  
有六卿每鄉卿一人所謂軍將皆今鄉是也

章懷云古者天子寄大夫自

舜與子同姓曰有扈夏本曰有  
或曰禹獨堯子作南子有扈氏  
爲義而已

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著與衆相得也啓伐有戶乃召  
六卿蓋大夫之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  
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  
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  
宰更從屬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  
於司馬哉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  
非寡也兵刀接焉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般  
師琴瑟不張鐘弗撞鼓弗攷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  
神期月而戶來享夏之失德始於伐戶孔子敘甘誓特以見夏之衰  
自此爾故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兮燭帝典之始  
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失之魏霍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  
苑乃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陣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春秋  
云莊子亦以爲禹伐之皆非遂滅之復昭夏功文選啓滅有扈而夏  
明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扈氏弱而啓  
繼故不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扈氏弱而啓  
恭夫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朔則其爲罪甚明此其所以  
益之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以謂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啓攻豎  
而逢擊牀殺之故天對云澆爰踣承逸之誤云既征西河紀五年在二  
扈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爲牧人逸云既征西河紀五年在二  
扈澆之國故天對云澆爰踣承逸之誤云既征西河紀五年在二  
拘是達天問啓憂勤惟憂而能拘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

寔喜水功命爲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功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不郊而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

殛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之

爰封于丹山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七里丹乃立五廟筮

遷鼎禘黃帝而郊餗鄭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爲五商祖契

廟七廟出於周或引伊訓七世之廟攷之不然唐命大廉祭鼎昆吾

書云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祖爲始祖非祖也

之谿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鼎成而

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動自響不遷自行圖象萬物鑄

於鼎側以祭昆吾之虛使翁雞乙灼於白君之龜其兆曰蓬蓬白雲

一南北一東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商人失

之周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啓

筮徙九鼎啓果徙之是則徙也

連山陽文啓筮享神於大陵之上卽鈞臺在陽翟又筮於晉

爰棘賓商九辨九歌按天問騷經云啓

地道記云下有鈞臺彼俗謂之臺陂九域志有鈞臺驛

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原大

亦王逸理伯敬解曰

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天帝之樂啓登天  
竊之以下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馬乘兩龍雲蓋  
環佩玉橫在大運山 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紀年啓二十九年  
三十而娶行十月而生啓年代曆啓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  
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與娶塗之年合紀運  
九年非圖等云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  
蔡並列知爲姒姓而左氏云觀扈至商失國夫觀與扈其支于莘者  
各國頴達引此爲射父之言而以五觀爲觀扈失之有五觀與朱均管  
爲莘氏辛氏甡氏觀氏卜氏世本莘國姒姓禹後文王妃家詩傳同  
有觀氏世掌問卜曰卜君爲卜氏姓苑又楚武伐都俘觀丁父歸以爲師故楚

有啓氏與姓纂之啓氏皆云出夏啓非

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書戰而無征虞  
之於苗仲康之於義和其事是也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  
以天子討諸侯宜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  
野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者天子有六  
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

甘誓曰戰于甘乃大  
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告汝則六人予誓  
事治則揆各司一

文廟則舊  
武事分而  
職不異也

之所可敗取敗而已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豈可  
狷忿而與臣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  
不至偏以廟之可也焉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  
侯以至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  
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  
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

尸猶尸素戶

厥官者居位而

謂孔蘇訓爲主非

顧難以圖後逸謂太康不遵禹啓之

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卒以失國

周書

播棄五則而叶比於淫聲

騷經

云不

書

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

作爲刑人不堪命乃般游亡

君

孟子言夏后治世莫不善於貢謂後代之君

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

周書

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

作爲刑人不堪命乃般游亡

君

孟子言夏后治世莫不善於貢謂後代之君

非禹也若禹之爲豈至於是

見發揮

君

非禹也若禹之爲豈至於是

見發揮

所乘山因風而蟲木因水而蛀故天子戶位往往爲奸雄藉口有窮氏乎先祖世爲射弓矢使司石劉遷于夏襄自窮

閔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戒其五乃自述以傷己而五則痛追悔之無及從微至甚亦長幼之序如此

### 夸翔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

汲冢古文

太康居斟尋乃失邦斟尋今之壽光漢之斟縣鑿以爲河在位蓋十南有尋朱攷也孔安國云爲羿所拒不得入國遂廢之

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曆謂在位二年按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

從之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 說見後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

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自太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騷皆不之及

自太康

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良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惟仲康

肇位肘制于羿皇天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夏

史彭祖也本夏云太康時

乃命徹

侯大司馬統六師

徹國之侯入爲司馬肇位時卽命

于時羲和湎淫

夏世羲和之官合爲一王者之

代天事略也或曰夏時羲和顛覆厥德遐弃所司而酒荒于乃邑晉以官爲族如倉庚氏非也

從梟嘯傲擾天紀

云于邑則不在其位矣晉則嘯聚卒旅矣有邑有兵而爲渠魁非跋扈而何天紀謂五紀傲擾者

不及亂之也說者謂篇中乃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鼙夫馳庶不誤矣

人走

道人嗇夫治官之屬鄉黨宣令之官漢有鄉嗇  
鄭玄第五倫等皆嘗爲之弘云主幣之官非

而羲和蔑聞知

唐書云五年此劉炫之說虞翻云九年非也蓋誤肇位之語爾肇位

四海乃命侯掌師之歲非辰不集房之歲九月日月合辰今不集故

或以爲失閏而非食夫瞽奏鼓嗇夫馳則食可知矣馳走者遑遽奔

救以答天象若將失主而無歸爾非謂取位幣凡救食者出人不遇

疾風暴雨有辰弗集房說別見王命嗣侯征之

蘇軾謂書序羲和罪止廢時亂日官占天職甚輕誅之一法吏可辦何

至命六師遂以徹后之命出於夷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

謂昏迷六天象辰不集皆追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序惟言胤往征之

見非仲康之命皆妄按此篇與五子旅敷仲虺皆有兩序承王命已

詳序故略于新序且掌六師乃爲司馬時及征羲和六師豈盡出哉

以先時不及時爲指司曆失時此本二孔尤害義

十有八歲崩子相立

世系譜以相爲啓之子誤年代曆二十八

年外紀紹運圖俱非

其支封鄧爲鄧氏

華夷圖仲康子都鄧寰宇記同

按書徵易亂作嗣避太祖諱

學者復嗣征其言有八妄夫羲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君者忠亮有爲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雋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嗣后稟僞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黨姦怙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

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摟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沈幾先物於踐位之初首反六師以命嗣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觖望汔仲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于夏羿不得有之也夫羲和蓄其反德嘯類囊橐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釅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脅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爲命征作誥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迴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己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爲羿所以名羲和之罪玉石俱焚爲羿所以狀羲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爲任刑之事以脅從污染爲文致之辭其果然邪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摟諸侯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

孫月峯曰  
此尤其彰  
明較著者

典之言尸司馬法也其與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  
豈羿之所以數羲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  
仁之謂邪如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平子止之昭子知其  
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自蔽其君始此嗣征之書所以著於  
百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嗣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  
取而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  
與將巽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嗣侯之罪略亡一句以示譏豈所  
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

帝相

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相立稽古錄凡帝皆易曰王失之詳譜圖

世紀相安

之立選蠕而佳兵征淮畎

淮夷畎夷紀年云元年

羿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

尋氏

黃蓋介斟乃東郡之後居於商丘依二國以爲援

灌二年征風黃夷

范史

七年于夷來賓

並紀年衰亂之世夷戎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衰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樂史因謂

七年乃服非也八年寒浞殺羿

太康後事表裏班固以爲劉安之說既升而子長紀全

路

史

後紀十三上

五

中華書局聚

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僥才貪於祿位逐相而後不復于意神器故相得以妄興征役內傳謂羿因夏之民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記錄咸云十四年方爲羿逐蓋誤相自立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弑后相非也年代曆相羿二十八年晁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后縉生少康譜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姑息之爲以故犧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不可繫止自非大有爲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離奪之其濟鮮矣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權之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

舜帝之末不征三苗而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哉春秋之代魯人三弑其君蓋未有不先有其兵權者慶父

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之所以致子般之禍有繇矣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杞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軍故翬弑隱而陽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親而叔仲惠不能免其死慶父殺子般

而 成季非正其惡  
皆兵權之失也

秦漢而來魏晉齊梁隋唐之際其誰不然孝和

以幼冲卽大位能遽誅鉏竇憲於是威權在手十六七年邦畿綏  
奠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文氏依周建號以宇文護爲司馬逮其  
歸政猶屬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毓不制循致於難唐自中世  
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卽授以節鉞於是握兵方命  
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闕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  
憲宗用剛斷于江東夷澤潞易定魏清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時  
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頽靡而藩鎮益雄張卒以  
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相綜覈名實畜其威武權而用之  
則仲康之業何至是而覆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

長拂膺歟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

羿從草羽或作羿

羿同本作羿

羿窮國之侯也

同

夷羿

云不聞其姓失之

左臂脩而善射淮南子五歲得法於山中

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

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

射矢靡地截草徑至傳楚狐父之道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

見世嘗從吳賀北游見雀

諸理齋曰知耻近乎乎勇學問精進非頑鈍之家可激也

王龍溪曰精微之旨

既學射于吉甫其辭佐長故亦以善射著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繇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子符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興胥亂迷畋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將夷羿自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慝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

陳眉公曰  
序事並艷  
亦左之腴

立因夏民代夏政

論語兼義云羿逐相而自鉏遷于窮石鉏今澶之  
自立蘇軾云自立爲帝衛南窮石

卽有窮之地今壽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順而來皆以爲西郡  
丹妄矣按汲書羿桀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  
因夏民乎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滅樂正后夔

之子伯封

卽伯封見禹紀

叔先有仍之女美而黷厥澤可監夔納之是爲玄

妻生伯封貪拘忿類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

封卽

猶史傳堯有封猶羿射之于桑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乎封狐天問云馮珧利決封猶是射說者俱以爲豚豬殊爲寡理羿

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忘其國卽而蔽于從禽用不恢于夏家武羅  
伯因熊髡龐圉皆賢臣也乃弃之而信相伯明氏之讒子寒浞

伯明

之君又以龐門是子爲受教之臣

陳音狐父傳羿傳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卽逢門也孟子作逢蒙

或作鑿門鑿

蒙同炎帝之後

浞乃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

羿妻名天問云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胡射彼河伯而妻彼洛嬪蓋有洛氏之女也注以爲宓妃妄矣傳言羿妻姮娥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

云爾射河伯殺猰㺄九嬰等並見淮南子植之詐懸內行媚外施

賂而虞羿以手矚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取桃

棓殺之家衆享之以飲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

珍倣宋版印

伯靡奔有鬲氏

杜敦厚謂靡  
夏事羿未審可見

太康君也奚祿崩而出殃羿

得之於是篡帝

也紀云羿爲羿帝故奕申虞箴云在帝夷  
羿是羿嘗稱帝革制矣餘詳帝

後有窮氏窮氏

及是而滅

今江寧縣北五十有射烏言堯時羿按九域志毫惟有羿廟

羿祀也然

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同政者屠黍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爲暴虐羽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爲淫侈隋親滅之而淫侈益甚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爲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爲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

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於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於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於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皇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爲監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是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享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留黃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 寒浞傳

茅鹿門曰  
巷伯之詩  
有北正例  
投豺虎  
棄窮一例

寒浞者倚姓潛夫論有倚姓括地象云過倚姓國是也本以寒爲邱姓國者失之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后寒惡之弃諸窮窮羿入之謾以爲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于是蒸其室而虞之以于畋內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蓋循其所僭之名號外紀云不改有窮氏之號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縕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曰奡奡一作敖說文云生敖及縕澆倪弌切集

韻澆灌  
一作溫

字浞任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威戡灌斟尋氏處澆于

過處

今萊之邑

族

弑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

年爲伯靡所殺

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

四十三年計浞之篡

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浞四年其說爲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曆等云浞二

十年

運圖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

年外紀云十二年晁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

年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殺柏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

事而後秀

浞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澆恃多力從欲不忍惡虐以逞

可知夏本紀言相崩子少康立益疎

澆恃多力從欲不忍惡虐以逞

女岐

澆也

天問何少康逐犬而殞厥首注少康因田獵逐犬襲殺澆斷其首又云顛易厥首注

謂少康夜襲之得女岐而斷之

伯杼復誘浞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父以爲天道之

好還蘇竣之亂桓彝涕遺俞縱遮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

勸以利縱曰吾德桓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

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

李卓吾曰  
亡秦之事  
操賊之爲  
耳好還之  
特少頃  
說尙有遲  
一間

懷光罵曰若爲我子奈何亡我家邪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阤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於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不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轟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於天下而國忠亦卽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于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

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於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給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懿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爲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虎之於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康室其口既郭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溫令蔣輝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二乃歸獄於裴季暨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劍犯溫溫亦走旋柱劍之擊柱者亦二乃歸獄於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友珪竟俾延諤奏刀而延諤亦自殺矣夷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絕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賂龐蒙而殺羿子亦死於窮門浞能弑相而伯靡卒能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

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蒲嬖之於  
崔杼慶舍蒲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嚙等事而益歎羿浞之會  
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卒夷昧之子孫視履攷祥湛哉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卷之三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下

宋盧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少康初寢之弑相也后縉方震亟出自竇歸於有仍

縉少吳後生  
紀年楚吾得及秦

少康少長爲仍牧正殊才異略至德宏仁忌寢而能戒之寢使臣倣

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姚思妻之二處而邑諸綸

綸今宋之虞城竹  
紀年楚吾得及秦

師伐鄭圍綸綸氏者博物志謂汾陰古綸邑爲少康邑疎矣

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卽汾陰哉餘詳國名記

有田一

成衆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也

一成十里百井  
九百夫地五百

百人爲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衆志叶也

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留季扞俱賢逮事

乃俾女艾譟寢季扞誘禩伯靡自鬲收二斟之盡滅浞而立少康

汝國

卽女艾女媧之封 猶夏被服彊圉朋淫不義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滅于過

而伯杼復滅禩于戈復禹之績以紹都于櫟

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

珍倣宋版印

邑水經潁水東歷康城卽此又瀛有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於應劭云以在冠易二水間而名亦見九域志凡此蓋亦游都之類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後漢書及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晉志云五千里夏德中衰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禹五服至于十有八刀劍錄云夏少康三年九子漳浦縣有九侯山舊經云禹子鑄銅劍一文曰定光少康封於會稽有子九人流於此山而名新圖經云少康九子今訛伯杼嗣爲鬼侯山以爲山魈之居者妄矣

# 說

**帝杼**一曰松曼音謾見代曆世或作公孫曼非是爲帝輿世本云季杼作甲又云墨子亦云輿作甲中候作予一作宁又作杼是爲帝輿杼作矛注少康子輿也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夏后名音守又杼始作矛甲滅戈穢及卽位都于原紀年帝子居原自原遷于老王老王地闕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是曰繒衍傳作鄧至周爲莒所滅魯襄四年有繒氏唐封云西甌處於埤中贊髮文身云卽季杼少康之庶子傳云季杼誘懿氏之後以字爲氏妄也杼少康之長子不得謂季然姓書言少

康崩時季杼尙少則滅禮非杼也寰宇記少康初禹之會稽山也復庶子無餘封於會稽世爲越侯云無余紂誤

初禹之會稽山也復

于衆曰食其實者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死則予欲瘞焉於是誅茅而邑之安民治屈以爲之法及崩羣

臣葬之至於太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

人名其處爲杼山顏真卿

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

駕村張元之吳

稽留山爰封杼以世祀蓋十數傳而與民編及周之東有無

壬百姓奉而君之是爲滄粵東粵

越也記云周遷時有人生而言曰

鳥禽呼嚙喋指天而向禹墓曰我

無余君之裔末也將修前祀爲民請命民喜而封之粵無壬生聃

譚之子爲元常故越北界有語兒鄉與萬歲曆之說異按國

謂兵爲兒蓋禦兵云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

其子執焚滅吳而

語通典作禦而越人既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

謂兵爲兒蓋禦兵云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

其子執焚滅吳而

遂霸句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勝夫差於五湖

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朝焉

七世焚燭卯逃

位巖間寢罕越人熏而出之是爲無顓

卽子搜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公十

年卒鹿郢立是爲鼫與六年卒育姑立是爲

王鼫三十七年卒王鼫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爲

子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其弟無

思復弑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子搜曰越入三弑其君

疆爲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粵

紀年無歐文忠云句踐五世王無疆非

疆爲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粵

紀年無歐文忠云句踐五世王無疆非

族散江南

海上于越東野句餘姑妹姑於迭爲長伯

王德璉番陽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爲百

詳君長餘並無疆之長王後去琅邪王子尊尊子親失其民見越春秋皆楚封之蓋雖散處猶臣楚

歐餘之陽

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雖散處猶臣楚

氏烏餘氏甌氏歐侯氏歐陽氏歐羊氏

歐羊謳區歐溫並同見熊喬碑

山漢帝王之閩中

漢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閩故地都東治建元三年閩越爲東甌王遣救助之未至止東甌因請

徙中國帥其衆處江淮間此搖也後頗出因立治之卽東冶今福之閩縣也按福圖經云句踐六世孫爲楚併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

山都之稱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北界今衢之信安南二百里泉嶺山

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

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

俱會稽之域見福圖經按歐搖佐漢平康會稽之域見福圖經按歐搖佐漢平康

譜云句踐七世閩君搖寰宇記云彊七世殆俱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佗孫胡上書上遣將兵郢弟餘善殺之降乃以爲東越王郢

舉兵無諸子繇君丑獨不預謀乃立爲越繇君奉閩越祀元鼎六年善反元封元冬兵入東越繇君居服殺餘善降上以東越陦多阻閩

遂虛數反覆徙之東越今之閩川也

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

兵衆歸分郡之

會稽郡

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不甌鄧俱其

羨也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外鴻城故越王城也無餘史表作毋餘並詳國名記後有

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

史無諸力徐廣

及搖皆句踐後駱舊作驕其將有驕

疆並爲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爲會稽氏漢初徙謙稽山爲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越將子卯嗣云龍苗居仍爲

勒

諸氏搖氏僂氏稽氏多氏植氏葵氏舌氏余氏越氏

羊姓諸越亦有

越氏後魏越

勒

疆並爲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爲會稽氏漢初徙謙稽山爲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越將子卯嗣云龍苗居仍爲

勒

勒

勒

竇氏六十有九世犨出北方仕晉二十世統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

勒

勒

勒

居南竟代郡號沒鹿回爲沒鹿氏魏穆命爲紇豆陸氏其歸華也魏

勒

勒

勒

武又復之爲竇氏

犨字鳴犧葬常山故姓書又

懷正敗溺侈尸爲毒

勒

氏唐相與太平公主謀逆

帝杼能帥禹者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槐立

勒

勒

說

帝槐世本外紀或作魁非

一曰芬是爲祖武

並世紀

立三歲而東九夷來御

畎方黃

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

二十有六歲陟

世紀二十八年紀

年四十四年俱非

子芷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從帝芬帝槐也

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

作

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章冢章也置

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

作

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章冢章也置

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

作

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章冢章也置

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

作

韋於下上賓豕韋於上下

韋在桀時豕韋在武丁時居中上韋國名也此猶可

郵無卹與王良竝著

卹尤无恤

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爲邪

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中上以至列帝柱玄冥之後而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

人物之表也

帝芒如

史記夏后芒  
鄒誕生音荒

一曰和世紀帝芒

芒如之元年首以玄圭賓于

河

見紀年于海獲大魚

乃東狩海

紀年云東狩

十有八歲陟

紀年五十八年後亡陟

子洩立

帝洩

一作泄見年代曆世紀云一名帝世誤

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

加爵命

畎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故范氏後漢二

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而出服王化獻其樂舞也

十有六歲陟

世紀同年代曆十六年二十一年皆非

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爲帝江

史帝不降卹帝降當

一曰北成

世本紀帝降或

江武一作江城非

六歲伐九苑

紀年十九紹運圖六十年六第局

嗣

帝局

或作禹世紀喬云芬子帝芒芒子帝芒子帝廣年  
代曆作愚字之誤

不號曰高陽

紀世

曰曆云或名二十有一歲陟世紀年代

子厤嗣

帝厤

曆

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

一曰頓

見一年代曆世紀

曰頓

厤

一曰董

江亦字之誤立二十歲而陟

世紀同紹運圖

子胤甲立

人表帝龐在孔甲後失之

### 說

帝胤甲

見汲紀

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爲名號

胤甲之立涵泮

陂僻緩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蕡

東陽蕡

天風晦冥遇神縫而迷地書云縫黃蕡山之神能動天

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

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

之必殃帝取子之曰

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

御覽云以爲

守者守門之

官劉子云析薪斬左足

遂爲大閭呂氏無此

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

之必殃帝取子之曰

邪僻之心生矣

晏子春秋云

於是得乘龍于河濱

史云四

龍也河漢各

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

不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曰御龍

左氏傳

它日龍戰于庭流漦瀆之國詳

耶絕文合音詩人音耶豈亦蒙義異耶亦豈相蒙義亦豈相蒙義

東山破斧孫月峯曰

語論衡如蛟妾事大似郭璞諫止任谷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其使火去之三其心意孔甲殺而埋之野外一曰風雨近其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道死異矣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九年甲辰采牛頭之鐵作劍一銘之天曰夾長四尺一寸黃伯思引孔甲劍一字銘曰甲以爲之銘有秩擎十日並照於東陽有十日說別見其年胤甲陟以上紀年年代云三十一年非子臯立

帝臯或作墨紀年云后是爲簡臯又作臯簡世紀年代曆十有一歲陟葬于殷所謂南陵墓叔曰殷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子敬發立

帝敬發傳多作帝發見紀年年代同上外紀是爲后敬云一曰敬其始卽繼

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紀元年云帝王本紀十三而弟履癸立世本臯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外紀云十一年于是思禹之功庸意於治十有二歲陟

帝履癸是爲桀桀名也或以爲號爲謚俱非也初有窮之誑攘夏緒翦忽不絕諸侯

胥亂民罹瘴毒少康中興比胤甲再淫亂姦雄畔涣而夏以汨震三

傳而癸諸侯之存者不能以四千矣

衛彪溪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

鬼神孔甲後十三世湯伐桀誤也

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蔽媯逐昵

訾嚅咷恩信不申於國始遷于垂

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有天門說見餘論

乃大淫

昏洪舒于民讒貸處穀而幼色是與

穀祿也大戴禮孔子言桀紂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讒貸處穀法

言法行處辟又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

樂德昏政亂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懵然幾士

于盛軍伍立

兩億正書云桀有左

右億之衆自謂天父

賈子云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滅亡而民以爲罵

恃其多力

用其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之民猝卒焉

墨子桀爲天子生裂虎兕指畫殺人淮南子云

桀之力剔船伸鉤索鉄釗金推移大戲大戲軍旗也故云遂擒移大

戲桀蓋以此自號言能移大槊爾或作大犧者爲牛非也晏子乃謂

夏有推移大戲僞矣書帝命驗云桀失玉以羊莘侯哆爲相

侯子作侯韓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

尹諧斟觀岐踵戎

侈呂氏春秋作惟多羊莘一作于辛云持威陵樂諸侯者

子作侯韓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

曹觸龍介之覬道其志乃胥爲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荀子云桀惑於

妹喜斟觀韓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云左師曹觸龍詔諛不正賢良鬱怨說苑孔子對哀公云桀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

路史  
後紀十二下

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太師觸龍者詔不正湯誅桀觸於龍者身死四肢不同檀壩而居韓嬰荀况乃謂觸龍事紂誤矣

是犬戎侵岐居之

諸夷

內侵畎遂入居邠岐之間

杜佑

扶風新平岐

帥孝經援神契云后偷苟且自專也

玉斗者渾儀金推言國之寶

注伐有唐筮歸藏有

唐牧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復伐蒙山得妹喜焉一作

處彼爲狸我爲鼠切用作事恐傷其父

復伐蒙山得妹喜焉

妹嬉古作

故集韻未喜音希未只音妹以妹目之或音林變也天問云桀伐

蒙山何得焉王逸云伐蒙山國得未嬉列女傳以爲有施得之師古

云有施之女蓋以國語說施妹喜蠱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好姣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反而男行弁服劍帶而喜縉裂桀溺徇之每加諸己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金簪貫玉螭媚之師古云未喜美於色女子行大夫遠味四海尸子心桀嘗置於膝上聽其言而失道湯伐之放之南巢遠味四海尸子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薑東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海之鯨禍天下厚矣列女傳云大臣諫喜謂桀曰君之威衰今不從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皆以妾爲亂習願賜妾死桀乃行法過喜者駕人車以奉之井丹云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誅忤喜者死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矣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紀廣優猱戲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驕溢妾行於是羣臣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

相持而唱於庭靡靡之音人以龜其必亡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足驕溢妾行云云阮籍惡樂論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之悲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瀾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而伏書殷聞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

孫月峯曰  
史遷遠矣  
過奇麗古宕

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音更曰覺令較今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

侈屋室崇園囿傾宮旋

臺晏子春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傳旋臺瓊臺以臨雲雨傾宮造作傾反常若欹傾旋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傾宮

登之轉危常若旋轉所謂搖臺世不知作瓊瑤者非

汙池土察汙

地深也言洞帶狐批發不足以據志市縱覩獸以觀人之奔駭廣池漾

酒一鼓而騎飲者三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嘵

新序云桀

爲酒池足以運舟槽丘足望七里一鼓復會于仍史桀爲有仍之會

賈逵以爲縉非

有縉叛之克有縉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

子乃刻之若華而弃元妃于洛

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若華之玉詳淳

于毫曰桀迷惑未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皆曰上天弗恤

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尹盟誓滅夏云云詩

志也或云元妃卽末嬉洛書錄運法云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末嬉

觀帝爲履癸妃蒙逢或音訛也然云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則疑矣

給過善非弃義卽讒淫侈滋甚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衰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遠刑賞無信位隨財而行

淮南子云桀之時日暗晦而不明道焰熒而修弃

五帝之恩刑曠三五之法籍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  
 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意而懷當  
 疏骨肉而自容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豫其意植社槁而壟裂  
 容臺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嘯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云云三王裂  
 繆矣更爲長夜之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風沙鬯之地博室  
 物志云川爲方冬穿陵殿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纏子云桀爲  
 陵山復於下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滅皇圖亂  
 彌殺廚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大傳云桀殺刑彌厚而民滅皇圖亂  
 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滅皇圖亂  
 歷紀書帝命驗云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玉瑞不行朔不  
 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玉瑞不行朔不  
 告大戴用兵云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於是天  
 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於是天  
 不畀純祆字出枉矢射宋張鑑云桀淫亂災誅諫而星字紂耽荒而致  
 五星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運期授地  
 云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參射又見書中候夏霜而冬露命  
 天兩水史云桀末因之以饑饉桀益重  
 水冰月降霜桀紂年俄被放里社坼汲紀年桀末因之以饑饉桀益重  
 塞好富忘貧管子不肯感言于民於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  
 於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國  
 事也大戴云桀紂時諸侯力政不於天子六蠻八夷交代於中國

民多夭疾六畜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王充治期云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耗之災非也

大夫

豢龍逢引圖進曰君人以禮義爲基恭信爲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身壽今冬不爲杠夏不束拊而視其死內有女華之陰傾而外有曲

逆之姦穢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所附君子莫死焉惟帝念之乃立而弗及朝遂死之

卽關龍

見潛夫論桀之大夫戰國策云桀

語陰嬉云桀殺龍逢後庚子旦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王禽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妄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

逢之死當有故有辨見發揮

耆艾又諫以爲祆言殺之

見博物志金匱云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民

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子道後必敗桀以爲妖言殺之期年一旦岑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

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蓋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瞿山

世紀等云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也

自是衰人參

耦忠臣折口磬龜無腹蓍策日施大臣同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

商大史終古亦負其圖哭而去之

淮南子終古爲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論衡云時兩日並出東者

燭西者沈費昌問馮夷答云東若爲商西爲夏乃徙族之商傳言桀

紂之世變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並闕五星交錯枉矢

異流火神見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火神祝融也如任昉述

記蛟妾等事亦是後魏虹女之類爾正光元年首陽溪有虹爲女

劉和川曰伊尹耕于莘之野有莘湯素從反幣聘之三賢湯之事見湯言伊尹主九使伊尹請莘氏可伊尹欲歸湯于莘氏乃以尹爲媵嫁得伊尹被之以燎廟照之以燭釗以朝而見設犧以于伊送伊莘湯亦不之見湯聞伊尹請莘氏謂之異事或曰伊尹之後肯

爲虹而去未幾帝崩外紀從之亦不得云妄伊贊帝之酒保也醜夏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勇智得禹之錄齊聖廣淵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七十里爲方伯安國云爲方伯故得專征法三聖用三俊克寬克仁明德卽祀賢於諸侯聞贊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卽見之旣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桀愈自賢矯誣上天簡賢附勢率遏衆力窮父兄恥功臣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逐去之贊旣醜夏三年復歸于毫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墜也乃遂相商鳩方世皆以爲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子履之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在夏時二友云子履之沛遇擊場四面羅者一祝解而漢陰降東京賦幕帝乙之弛畝謂此子虛賦以爲成湯好田誤也

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旣得仲虺萊朱於是有不讓者從而征之葛伯仇饗初征自葛而昆吾韋顧亦斬乂其民粒食之民人戮而不得以疾死於是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儆于桀誅其君惄其民東征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以聖人之異行權夏張受先曰

臺姜里之  
桀殺是也  
關龍逢湯  
使人哭之  
桀怒囚湯

者二十有六國

征者天子之事湯之征得無稟命乎紀年湯七年九

云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傳云漢

南諸侯聞之四十國故傳子言歸者四十國桀怒以諛臣趙梁

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嫌于死履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

茅商子云封之非史云囚之夏臺

子履湯也湯有膻行天下之効之

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誦湟里沮東門虛南門墉西門庇北門側七大

夫佐司御門尹登恆爲佑始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試得密須氏

而知所服桀矣乃率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

傳云景毫之命費昌爲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

老幼虛國奔之皇甫謐云同日員職者五百國

始用玄牡昭告上天神后

皇天后土也用誓玄牡尚從夏

于衆庶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於鳴條敗諸城虛

安國云伐桀升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門放之歷

醉而出其不意皇甫謐云醉不寤湯伐之發揮有辨

桀與其屬五百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

之民去之轉之鄖遂放之南巢氏

封之也詳國名記尸子以爲放之歷山乃與妹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非也晉志亦云敗于焦

焦乃城地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戊子

戰于鄖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是矣尸子云革車

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益疎呂春秋云商涸旱猶發師以申尹

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西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墨子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湯乃復毫會羣后退從諸臣之奠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則非戊子湯乃復毫會羣后退從諸臣之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無敢卽乃簡代夏復禹功

修舜緒爲副于天

周書殷祝解大傳皆言三千諸侯大反夏政國遷會諸侯于饋宮有湯遜辨見發揮

鄣不<sub>於</sub>易位農不去晦商不變肆親鄣如夏是謂至公高誘讀如衣云

今兗州人謂有殷猶曰有衣故鄭於中庸一戎衣爲此讀康誥有殫

戎殷之文爲是不知康誥乃文王事與武成一戎衣異陸氏從之疎

矣湯之國號本將遷其社不可

遷如遷都蓋勝夏已欲移其社於商然禮王者當自立社不可以亡國

不爲於斤切

地者當自立社不可以亡國

之社稷立於商臣扈蓋贊其不可者當移於桀之子孫國爾夫不可

者湯不可之也世以謂欲變置社稷且以爲湯始欲遷衆議以爲不可

可非也不可而欲舉是妄舉矣乃取璽書置座右見周書古有璽說

詐僞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化彌天文

黃符璽發明德作八政命於總章

大戴禮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是古有

休息商君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爲東樓

生西樓公鄞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其析也或云湯封之樓非周興求

後得東樓公後之杞爲二後九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

于楚

楚惠滅之故傳云杞夏餘也東夷或以州公爲杞後則非

弟佗奔魯受爵爲侯有封于陽

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爲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僕氏樓氏婁氏

劉氏丐氏雔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

夏侯嬰曾孫頤尙主隨外家姓

婁者劉也賜婁敵爲杞姓纂杞若辟董卓難改爲杞或作杞疑

桀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於亭

山年五十三或云十二非

或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汲紀

年五十三或云十二非

并窮寒四百七十年

年十二年三統曆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世多從之非也

韜大明云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爲無道湯得伊尹一舉而放之

誤誤

桀之湯解言桀請致國而奔于千里奔魯百姓去

光是以君子不爲也殷祝解言桀謂致國而奔于千里奔魯百姓去

之湯不前止乃放之無戰之文桀始走保三鬷

故伐之也別有湯武二誓說

始夏之興青澗止郊雨金櫟陽而祝融降於崇山崇

之山非驩兜放處

及是回祿信於聰隧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澑而湯之里

社鳴焉亦天命之反鄭也

里社鳴聖人出湯南注容臺禮容之臺桀不行禮振動而覆

百信以來豪傑在位者桀大誅于聰隧泰川沸伊山

走三日泣  
宮中女子  
化爲龍俄  
而復爲婦  
人甚麗而  
爲食人桀  
舍

山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翟禹初姒姓其後分封以國  
山地一夕爲大澤深九丈九年湯放之

翟

禹初姒姓其後分封以國

彤城氏姒氏弋氏綸氏矣或作戈失之泊見潛夫論或云鮑非也春  
秋公子譜鄭出姒氏郡姓解一作鄭誤弗見世本姓苑作費然少吳  
後自有費故金石錄云費少吳後陳湘姓林云音蟄夏禹後自不同  
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蜀譜云益州諸費名位者有南以二臣勢均  
多字本作柴鄒弗同漢有鄒修公孫瓊直辨證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  
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于手  
把南字長荊州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猶宮括爲文王臣  
封南陽侯生邵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時南陽侯生伯莊王臣  
上大夫南季聘襄君事夏至幽王嬖襄后遂亡周而襄亦亡矣彤伯  
魯宜宮之子云襄君事夏至幽王嬖襄后遂亡周而襄亦亡矣彤伯  
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定四姒敬叔仕于齊采於鮑爲鮑氏包氏

或云鮑齊族非也魯季公烏妻鮑文子成王封夏公又爲夏氏夏后  
女季姒也黨丹揚包乃泰山鮑莽難後成王封夏公又爲夏氏夏后  
氏差氏禹氏萬成風俗通云支庶以爲氏史記又有斟氏戈氏有扈  
氏非也乃桀崩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蕃轉徙號董育逮  
高陽後周日盛曰獫狁凶奴樂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于獫狁  
謂之衆妾居北野謂之凶奴蓋別號獫鬻故服虔謂

堯時爲獯鬻又史黃帝北逐獯鬻非自後世也晉史云淳維禹後又云軒後畏其干紀則又不能別矣

秦有匈奴單于

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爲彊暴破東胡走月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燕趙始長城却胡李牧將破滅襜褴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  
代窶尾漢祖於是屈婁敬之策和親單于繇是稽胡子孫感漢爲劉  
氏望河間河南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聰滅晉曜  
改曰趙石勒夷之四五主二十五年勃勃興朔方爲赫連氏右賢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渠扶羅將  
兵助平黃中扶羅子豹爲左賢王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  
生淵爲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庫仁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  
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爲擎鞮氏范史虛連鞮厥後異姓有呼衍氏蘭氏  
須卜氏丘林氏雕氏凋氏漢表匈奴王雕氏凋見載記盧氏赫連將呼盧古師古云呼  
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與蘭須十三人姓宜皆出此  
氏渾氏房當氏之錫號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勒詔云朕皇祖大禹受玄珪爲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爲子是爲燁赫實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故號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爲冒頓後勃勒左賢後而党出西羌故姚秦將黨耐康曰祖本夏侯氏後爲羌豪隨書以黨項白狼宕昌爲三苗後失之党集韻作党

子鐵氏本曰鐵伐勃勃云庶支族  
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爲堂者必得乎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爲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飄搖之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杌隍之憂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媧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爲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革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爲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

下者何至掘墓址而仆柱石哉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爲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爾於其親不得而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怨怨而不許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歟方幽王之惛也將放其太子宜臼而殺之夫爲人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己於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

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於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  
小弁說在發揮烏乎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懷也古之爲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修睦也猶必仁者以爲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弃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爲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致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僂於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幾于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謚以爲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不階成旅平

陳子曰  
先辨內外  
後辨古難如易  
身鏡猶如外  
歷

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尙有虞思伯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  
靡有憑藉以數千屠百萬克復炎漢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  
矣豈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爲功而誅鉏積難者難爲  
力故論成敗而不徵其時勢之難易而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  
其可也羿浞澆競皆積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王郎王尋者乃  
一時在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之人有所  
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越都者競競一踣惟恐  
失之而爲計愈拙罄身摩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輕  
唐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光武之  
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是殿成功哉以數千  
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又可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  
心亦離夏矣浞競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以光  
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尙論之后少康之志與夫辛苦艱難

越勾踐可略似之光武不足媲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高帝爲論劉知幾之以劉蜀爲比儻人其倫於是爲爽

帝杼越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鳥喙越王勾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何與少康無異歟兩越之分備國名記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也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聖人貶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而况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王矣筆削之際於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重書一王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祠版有封書實封無封書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侯來朝以其臣楚杞侯來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二國當時固自有說非示貶奚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

楚之君將何以爲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

春秋蠻夷雖大曰子昭二十六年楚

吳子居卒定十四年左氏曰其葬僭矣獨四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較其區區毫末之僭哉

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

不書知難乎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越王卒葬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 帝匱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虧惛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乘快於一驟而乃蹶而遂不起歟繇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跛也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錫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

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况以淫于游于  
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  
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  
其外紛華盛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爲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  
爲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于己也好大喜功澤車美室作章華  
建極殿晝夜照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蒙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  
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  
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  
可不致於學萬乘之主不致於學不知性命之重道德之尊而爲  
耳目情欲之所牽役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  
於滅亡夭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動其君與人君  
之欲大有爲者可不爲之却顧而深思邪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行而爲之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水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於是又爲說曰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得則龍見皆言修母以致子其爲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屑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拓而言之則是理也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一六虛危無位是故神龜藏六而神鯤頊王者之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其上斯亦以其粗尅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國不修其官官不辨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官棄矣而龍不生得王者之行亦以南面言蓋前旗後族左旗右旗而招搖斗柄大角軒轅麒麟之宿太常居中建四方也

夏后紀下之下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下

路史餘論

目錄

第一卷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初

太素之年

杜宇鰲令

五勝相感

五龍紀

野叉落鱗

第二卷

重卦伏羲

書契說

九井烈山

事始

請雨書

赤松石室

臯襍古祀女媧

臘蜡異

先飯

書炎陵

第三卷

許繇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

五行納音說

鼓吹

神荼鬱壘

鸞鷟

拓跋氏

鍾鼎

井田之法

第四卷

諸爲陵

五祀

解薦

好學釋者不能惑

俗士不可爲史

靜鍾說

繆生坼齧

天地合祭

燔瘞無玉

天地各兩牲

第五卷

上帝

六宗

魯郊覈

商周之際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春秋用周正

第六卷

孔子生日

鮮卑烏丸

唐國慶都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璧

第七卷

袁茨

五老人

陵臺

蘇余氏

去凶年

呂梁碑

歷山

大尉

小人之過必文

瞽叟殺人

第八卷

卽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鑾車

舜帝無爲

禹臯戒舜

賡歌

堂上下樂說

南風之詩

舜爲法於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第九卷

西王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 爰劍

黃熊

啓母石

無支祁

四載

九敷

奠高山大川

第十卷

雲夢

汴

敷淺原

三江詳證

九江詳證

沈沕

息壤

龍負

十日

天門

餘論目錄

珍倣宋版印

路史餘論第一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謾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爲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据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王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爲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按宮中

衡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爲之劇旁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七達劇驂八達爲之崇期九達爲達涂莫枝於達莫小於徑莫大於路故免宜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達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太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北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

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於  
條支國臨西海問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  
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  
真犧千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  
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  
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蓋  
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厔南其王使船齎糧南去窮之八年不極其  
西南岸計糧有限途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 八會文之初

三乾天也本乎三畫之三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  
乾同音故梵語竺乾爲竺天班固以天竺爲乾竺釋名云天顯也  
之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  
坦然高遠故異域有狄因切近以贛人亦爲此音也

地也本乎六畫之三父母之道也《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  
順字坤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坤卦象爲水

水坎也本乎三篆爲水居中火離也本乎三男女之道也篆  
音地陰物故水坎也本乎三

火二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又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罔象索之而得焉故忍與流俗言也今夫困有中孚之象䷼而非有小過之象焉䷼故其繇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化爲鵬正爲是也困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後世非爲飛而困爲耑流爲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乃云彖朱爲非反非爲耑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史漢用蜚蔡湛頌與孔耽碑皆以飛爲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爲學上王龍賜說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炁自然成結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徧皇人注之赤明玉帝於北土煉文亦火鑿發於字形瑤林枝葉皆成紫書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僊皆謂鳥迹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甄符闡祕以惠黎元而天地之妙始黨蕩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睹穂而時令啟玄律體雲少顙鸞皂高陽科斗玉

子僕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牟光倒薤呂尚連錦周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彌父子韋轉宿雖其屢變而俱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之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爲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與夫盱陽佐書主父行橐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頃予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言漢嗽囁畔儻拏而不可爲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王球集古若薛氏之鍾鼎款識洪公隸篆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畫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天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草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之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揀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覩也吾而覩之抑不知天帝之揀之邪其譴之邪

據音籀

### 太素之年

按春秋命曆敘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漢

嘉平中沛相計據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荒誕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日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惟蹟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謠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詬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

淺陋也且以疏仡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廢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杜宇鰲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鰲令鰲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岷山爲蓄牧南中爲園苑時鰲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禮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鵠方鳴因號杜鵠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禕之而溼其妻恥之死爲子鶩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爲曹帝王者據風俗通等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

而禮焉是爲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據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別縣在牂柯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杜魄荆尸爲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獺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傅漏啄木愈齧瓦湯引嫋鶼枝速語堂蠍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免走箴綴舟帶而蛇去

狗舐甕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  
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礮錫以  
茄畫暈以蘆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雞蓋不得而誣  
也今夫鯀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  
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癲疾作而匏血動蠶餌絲而商絃  
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旣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殺  
蚊犀火照怪磁石引針虎珀拾芥勃荷醉貓皂莢宜蟹黍以蟹散栗  
因酒壞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  
株離水弊箇匡鹹石灰正醪戎鹽纍卵青蠅還錢磨角續劍鸞膠集  
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而復君子舉  
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  
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  
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  
爰皇后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  
名如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爲父又言五龍以降  
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爲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  
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  
方亦見李善游僊詩註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  
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  
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  
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  
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  
五龍山也

野又落鰐

落懸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二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叉夜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玃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叉窟沈黎卽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狗國卽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頃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爲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爾